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史三百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事前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勅修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俊卿白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為太學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一百四十六

國子博士樞密院編脩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爲太常  
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  
許當對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  
必預爲謀上矍然洽徐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  
寇母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絲祕書  
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秘閣儲英俊爲異時公卿用  
行黃洽詞可及之除右正言首奏諫臣非具負職在  
諫爭朝政有關所當盡言上亦以爲端士許其盡言  
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  
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法官心則壇壝

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游歲荒歉之由必有未盡契神  
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度差官按視  
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  
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  
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  
里遼邈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  
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  
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爲  
一旦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權  
擬細故他慝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銳志

肆武洽因風諫言願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  
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  
孝可爲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經筵言宰相  
代天理物要在爲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  
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  
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  
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  
弼耶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  
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

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  
可潭州奏彊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  
議洽曰彊盜異他盜以其故爲也若止髡役三年之  
後圈檻一弛稀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况役時  
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給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除叅  
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居用人之地不可  
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  
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  
用人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

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  
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  
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庇風雨  
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  
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  
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  
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  
卷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  
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

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  
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  
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  
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爲相延之館孰奇之紹興五年  
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爲問  
應辰答以爲治之要以至誠爲本在人主反求而已  
上覽其對意其爲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  
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  
以御詩乃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  
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

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樛旣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樛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爲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卽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方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

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方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

萬曆三十七年刻  
高滿逕一室蕭然餽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爲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胸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

爲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臺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泐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旣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旣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爲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紀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斂定期會

室滲漏悉爲補發尋丁內艱去廬于墓則服闋除祕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滌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

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避敵旣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盧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曄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



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况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爲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爲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

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發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辭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玠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玠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一稅勘合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

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爲減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今以所增爲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爲天下寇旣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暨璘歿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

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爲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闡縣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絲劔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饑挺起爲盜害及旁

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給應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給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恩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

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旣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爲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

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羣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恠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拭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

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先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爲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疆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爲明如唐宣宗

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  
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  
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  
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  
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  
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  
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  
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  
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  
貢翠物焚之詔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

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科  
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為祕  
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  
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十  
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  
斃一主生曷嘗為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  
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  
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  
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  
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

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大  
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  
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  
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  
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  
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  
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  
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  
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  
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

中兵權其言大略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  
馮方胡憲查簽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  
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十朋  
以為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與以春秋災異之  
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太宗正丞亟詣  
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帥金陵  
悉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  
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  
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  
之刑賞宜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拜

司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  
宜有以革之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  
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  
起居郎胡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胡  
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  
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  
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  
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  
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  
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

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爲孝一  
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  
聞每對羣臣奏事則曰當如荆業時又曰當以馬上  
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爲之比因宣召語及陵  
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  
王光武之心柰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  
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異矣  
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值黨盜權忌言蔽賢欺  
君訕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  
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

浩嘗爲屬吏姦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  
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  
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  
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  
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  
又宿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先之以招納不  
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旣降直速加  
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  
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  
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

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  
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  
王師一不利橫議遽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  
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  
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  
立固不以一衄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  
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  
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  
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  
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



適請故學基益其圍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  
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  
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  
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  
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  
券往辨不聽卽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  
錢剗貢闈人爲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  
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  
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  
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

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  
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  
霖入境卽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  
地鬼神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遂力  
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減拜謁東宮太子以  
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  
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  
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興三年謚曰忠文十朋事親  
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  
猶布衣書室扁曰下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準范

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聞禮  
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  
州江東轉運判官爲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與  
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  
進楫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  
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  
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  
務修德痛自悔咎延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  
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聽其言遷

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王亮  
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  
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啟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  
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  
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  
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  
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  
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  
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

命首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陞辭陳裴均對唐  
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  
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  
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輿致十  
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  
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宮在奏免  
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  
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  
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  
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于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

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  
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  
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  
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  
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歷陽  
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  
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芾前  
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  
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  
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

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  
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  
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爲  
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  
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  
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  
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  
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襲新立求  
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

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  
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  
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  
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  
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  
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  
使盧仲賢李斌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斌自北來難  
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  
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  
稱善朝廷遣文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希哲良翰

勅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揚存中爲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拭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入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太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

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憾督府良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子幸

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朴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  
孩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  
法既退以上語論同列稽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  
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  
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  
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宮內  
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  
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爲宗正少  
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  
闕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

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  
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閔  
門王抃矯詔遣妄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  
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爲太子詹事  
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  
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  
者良翰退上䟽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  
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  
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

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夫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命之不以獻肅之故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衆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東方高宗下詔求言莘老上書論彗斂氣所生多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

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上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莘老爲首進一階遷敕令剛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諱不錄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遷祕書丞

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疆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莘老因奏事從容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爲然後卿乃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替上且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

老居半至不能介胃者願亟畱聖慮事皆施行帶御器械劉炎筦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爲姦利一日見莘老輒及朝政語狂悖莘老以聞斥監嘉州稅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及嫚書至聞金將盛兵犯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誚尋與宮觀疏再上乃責瑞州幸醫承宣使王繼先估寵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帑徧畿甸數十年無敢撻之者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爲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



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罪擢髮不足數  
臣所奏其大槩耳上作而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  
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勒停籍  
其貲以千萬計詔鬻錢入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  
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  
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  
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  
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  
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  
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

對褻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  
幾遂擢用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  
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  
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  
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為諸州最孝  
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脩內政養根本尋卒  
年五十八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  
吳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

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殿軍將軍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赤

剌修

周執羔 王希呂 陳良祐

李浩 陳橐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  
徽宗擢為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  
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  
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

州宜黃縣丞時四境俶擾潰卒相挺爲變令大恐不知所爲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旣又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爲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修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閱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旣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何知貢

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旣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譴謹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夔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漆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爲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貫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爲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

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羸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豐財之術執羔以為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癯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

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為聚斂可乎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况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為朕言者即詔從之充安恭皇后敢宮按行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朕惜其老成宣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

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二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童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學江州太平興宮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縉紳榮之時閩粵江西歲饑盜起執羔陛辭以爲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比歸南旣仕寓居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

年召試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旣而悔之改授宮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爲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淮右擇帥上以希呂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脩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爲起

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  
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  
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  
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  
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  
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  
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  
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  
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間歲入  
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未上  
有薦于朝者召除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中丞汪澈  
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  
年出爲福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乾道三年除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諫首  
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  
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  
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  
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

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為國乎既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知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會俟通行漸收之常使不越千萬之數上銳意國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船舶舟招蕃賈貨易寶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勅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侍郎尋除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與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後

嘉靖丁巳年

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弊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侍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熈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



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  
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仰之浩引仁宗用韓琦  
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論令同心協濟兼權吏  
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  
摘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  
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  
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幸上或見之王亦素  
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未  
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  
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

館職以上修時政闕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  
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  
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  
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揀中  
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  
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  
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  
直祕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  
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貨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姦  
事學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

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  
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  
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彊禦豈易得  
雅且門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  
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  
憲家資求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  
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刻  
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竟戶部欲  
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  
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

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  
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  
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  
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  
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  
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  
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脩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  
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泛使浩與辦其不可至  
以官職詠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閣外以直寶文  
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即入對論及擇帥事

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論大臣曰李浩營田  
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  
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  
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  
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徹木柵聽太  
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  
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  
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佞倖之路未塞所重  
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  
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

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  
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  
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  
相側目目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  
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彊狠之資挾奸諛  
之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  
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奏路闕帥命浩以祕閣脩  
撰寵其行夔有覆縻州曰思州世襲為守則田氏與  
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二人  
感悞軟血盟盡釋前憾邊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

舉王隆萬壽宮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  
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條撰浩  
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  
辭及壯益沈潜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已任忠憤  
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已思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  
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  
前亦如此非為傲老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  
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  
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  
時風裁素高人不取干私云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  
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  
台臨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  
浩欲援為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  
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  
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  
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  
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  
歸養詔橐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  
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

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敕所在州賜錢三十萬橐力辭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擊中原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

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或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克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

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淪盟除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則穎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橐盡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郴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橐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橐爲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橐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

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旣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沂字周伯紹興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逐時好沂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沉州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爲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終喪還朝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有旨侍從臺諫條具方

令時務沂言守御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前歲淮民  
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未知所處俾之就耕可贍  
給省餉饋東作方興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  
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贖  
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  
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  
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有素則  
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畧  
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  
吏部授以權酷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詔

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則  
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之時龍大淵曾覲以藩邸  
舊恩除知閣門事張震劉琪周必大相繼繳回詞命  
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  
論左遷沂累章益慄切曰大淵覲不屏去安知無柳  
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  
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  
道觀乾道元年冬召為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  
讀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  
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

有當然勿謂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沂  
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脩成書歲且一紀歷月  
閱時不無抵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此法可行  
不可行此條當革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  
輯為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姦詔行之尋以  
目疾丐祠六年出為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復引疾奉  
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  
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侍讀  
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  
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

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以龍圖閣學  
士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  
容素冠不少惰蓋其為學所得者如此謚獻肅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  
不群為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  
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  
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  
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  
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  
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



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宮  
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  
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  
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  
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  
甚衆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  
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  
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祿丞召改  
祕書郎為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  
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

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懲  
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疆矣縱弛不繩  
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  
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馬遷起居即勸上  
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  
有為宣和執政請恩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  
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已劾文若  
狂誕出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  
郡知饒州興學宮減田租奇耗二萬石又請歲糴常  
平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農未俱利而粟不腐遂

以著令餘干。嘗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三十一年，召為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驥才皆可用，復除起居。即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徂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代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大喜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

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其言。衆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出？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緩親征之期。起浚知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愨喜功，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為江淮宣撫使，中沮之而止。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羣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上將。內禪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黃。

因過周必大誦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稱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悉戍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贈

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二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豪強斂迹於是以前餘暇力學燾耻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廟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

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爲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  
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碎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  
溪爲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  
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燾括一  
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上之朝頒  
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  
吏典故以爲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  
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  
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  
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

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  
今旣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  
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  
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  
太常寺參校同異修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  
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  
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  
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  
曆官討論五年遷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  
錄院檢討官子屋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

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  
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  
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旣不  
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屋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  
辰薦屋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  
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  
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陞辭  
以欲速變古爲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  
三人功旣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  
之條畫旣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工而坊傭牛

而犁之理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橫加科歛者  
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  
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  
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振之僚  
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  
游問返果劾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  
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  
戒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夷漢  
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開邊舊池皆報可淳熙改  
元召適城中大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

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瓠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  
奏大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繁究大  
事詔熙志貶二秩罷燾止貶一秩壽及都門乞祠除  
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以方被讒無及時事燾曰  
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  
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  
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  
揭之座右進祕閣脩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脩  
撰燾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  
隆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

嬖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  
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柱壞鴟尾有司旋  
加脩繕燾奏非所以畏大變當應以實上論大臣燾  
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  
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  
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  
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粲而已真  
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  
薦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  
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

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  
天文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燾為社壇祭告官伐鼓禮  
廢特舉行屋既中制科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者作郎  
兼國史實錄院編脩檢討官父子同柱史事措紳榮  
之燾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脩  
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舉其次子塾應制科以閣試  
不中程黜屋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  
劾語連及燾屋罷燾亦知常德府初政和未澧辰沅  
靖四州置營田刀犁手募人開邊范世雄等附會擾  
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燾為轉運使嘗

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  
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栻列奏詔  
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  
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閑提舉典  
國宮秩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  
之屋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七年  
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  
無失之畧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  
總目五卷依熙寧修三經例損益修換四千四百餘  
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鹿故事

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志在富疆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卽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過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功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旣修天應乃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爲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

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莽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八日食是月者三十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爲重非小入害政即敵入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盡又聞四川乞減



酒課額猶手劄贊廟堂行之病革除數文閣學士致  
任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  
天所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  
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  
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  
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  
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擢尚當路擢死  
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  
仁甫如霜松雪相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  
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

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  
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  
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論十卷  
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  
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  
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  
為四十一卷謚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屋至塾壁  
真屋著作郎至夔州路提點刑獄壁真皆執政別有  
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

為戒希呂剛直懇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沆使懼  
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熿陳橐  
以呈身為恥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闈宦其清風若節  
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  
缺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称史才然所掇拾或  
出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史三百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尚書省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尤袤

謝諤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垵呼為竒  
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  
進士第嘗為恭輿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  
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粘致一  
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

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  
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  
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  
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  
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  
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秘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  
張栻曰真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士  
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率三館上書  
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袤與

秘書少監陳騏各與郡袤得台州五縣有丁無產  
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  
工纔什三屬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  
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  
賴以不沒會有毀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  
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  
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  
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  
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於諸  
郡民無流殍進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

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袤及鄭僑以  
言事去國久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  
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  
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  
左諭德論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  
失袤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  
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  
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  
給賒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  
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

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  
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  
莫急於勸分輸納旣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  
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  
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袤斟酌  
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袤與禮官定號  
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  
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  
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  
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

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

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旣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服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表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

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吕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

是日諭表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表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二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

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  
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  
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  
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  
自正使轉橫行袁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  
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  
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  
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  
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  
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

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  
袁繳奏謂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勲賢  
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  
袁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  
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  
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  
不省重華宮袁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  
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  
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  
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

袁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  
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  
書行袁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  
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  
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  
二奏出袁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  
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袁力言其濫乞痛  
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  
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  
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

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  
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  
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  
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  
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  
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  
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  
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  
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  
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袁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



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  
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  
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袁少從喻  
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第也方乾道淳  
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袁在掖  
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  
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  
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  
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  
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

豈盛世所宜有願狗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  
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  
託爲姦使真偽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袁死數年侂  
冑壇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  
袁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  
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  
簡子棐繫孫焞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爲文  
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  
未  
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

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sub>一</sub>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sub>一</sub>鞅往往暴骨<sub>一</sub>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歛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sub>一</sub>諤爲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侵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措<sub>一</sub>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sub>一</sub>諤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毋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

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sub>一</sub>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爲便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sub>一</sub>諤曰伊傳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sub>一</sub>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遊雍學問甚好豈曾見程頤乎<sub>一</sub>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

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官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爲文倣歐陽修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艮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艮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莆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闢陂洫綿四千里歲大侵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遏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鄭伯熊爲常平使薦于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爲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未形上韙其言尋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雞豚鬻榻折產力遇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樽祭緡盡償宿負

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儒生能  
辨事如此予職直秘閣農民有墾曠土成田未及受  
租者姦豪多爲已利師魯奏但當正其租賦不應繩  
以盜種法失劭農重本意奏可遂著爲令入爲監察  
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  
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  
楊思勗交一談李鄴耻爲吐突承瓘所薦堅辭相位  
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鄴爲法今  
其人朋邪爲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  
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  
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綬皆掊克以  
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䟽袖中行之  
十年繇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初上諭執政擇老成  
端重者表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  
穿鑿俾廉耻興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乎規約率以  
身先與諸生言孳孳以治已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  
加獎勸由是人知飭勵上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  
久規矩甚肅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  
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宗法度不可輕弛願始終持  
久自強不息因言賜帶多濫應奉微勞皆得橫金預

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  
舍不急之役亦加賜賚雖南帑封椿不與大農經費  
然無功勞而槩與之是棄之也萬一有爲國制變禦  
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喪制一時典禮  
多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袤鄭僑上議廟號語在袤  
傳詔克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簪花  
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  
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後辭簪花執  
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  
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讀屢抗章

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  
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內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  
德節情制愆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閱三年專以恤  
民寬屬邑爲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  
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於家年七十五師魯自  
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爲番禺簿喪父以歸扶  
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於岸而颶風大作人  
以爲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  
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  
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謚曰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脩身爲弓賦  
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  
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部試  
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  
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  
利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  
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  
曰公不耻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卽求外補出  
爲嚴州教授樞嘗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溥  
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  
龔夔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  
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  
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  
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卽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  
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  
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旦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  
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  
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  
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上顧  
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

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裡之歲

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脩官分脩國史傳章傳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鼎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為陛

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  
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准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  
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  
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  
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  
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  
綱言路將復荆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  
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  
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爲危之上怒立罷世  
光以朝臣劾御史寔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

國子監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子郡之命旣而貶  
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  
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  
瀕大江歲壞爲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爲  
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德  
之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  
上請制比之疎傳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  
間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  
升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殯佛



寺深竈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竭力以養以父澤補迪功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治豪民僞券還陳氏田吏才精強人稱之張浚辟爲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砦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爲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記浚曰復讎伐敵天下大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旣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

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曠土大闢移廣西提點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適歲大侵官強民振糶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強糶數而不過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

前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爲籍單車以行所至  
取吏卒備使今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  
道爲式召爲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  
改法馬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  
宜州市馬者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邕遠宜近故遷  
之豈無意今莫氏方橫柰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  
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怒椿因求去上慰  
諭令安職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  
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  
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

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  
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爲一年  
之蓄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  
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  
倖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說及是轉  
對又言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  
而剛中爲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  
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執  
政滋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三千斤椿奏一  
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除

吏部侍郎又極言閣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國家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門禁宮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上聞靖康明受語感額久之曰幼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石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

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人以爲便歲旱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糴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爲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徼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

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年十五歲避地南來  
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  
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嶷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  
尤惡佛老邪說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  
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澥甚推  
許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負倜儻不事生產  
於進士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  
監資州資陽縣酒稅爲梁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

有旨令侍從薦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祠  
壺恬於進取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  
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例多  
隔絕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  
士故上語及之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召試館職  
辭以久離場屋改國子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秘書  
丞禮部員外郎所草歲奏以典雅稱孝宗受禪議上  
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  
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  
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

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為欽宗  
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  
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  
候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  
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  
栗議儀鳳復爭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秘  
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在朝十  
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戶客至無親踈皆不得  
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  
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  
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傳  
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  
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  
丙申卒年六十六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  
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蹭蹬  
一跌遂不振云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  
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  
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埴與曹官皆力  
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埴冠多士

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墳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墳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百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

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已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已意乞取已脩目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爲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

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  
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  
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脩撰  
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  
海囊橐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  
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  
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  
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  
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  
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

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  
都督府叅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  
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  
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脩撰知靜  
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  
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  
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荆  
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  
宗惜之有用才未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  
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

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  
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  
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  
願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  
人主爭是非不  
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  
師魯袁樞臨民  
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  
廼職爲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  
孝祥蚤負才峻蒞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  
息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史三百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釐軍國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

李衡 王自中

家愿

楊恂附

張綱

張大經

蔡洸

莫濛

周淙

劉璋

沈作賓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  
博誦爲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  
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于  
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



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  
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  
淮塽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  
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蠅起旁境而溧陽靖晏  
自如帥汪徹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  
尋召入爲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  
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泣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  
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其  
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  
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

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  
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王  
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中莫  
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  
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  
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論  
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  
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  
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  
可有絲毫僞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

羣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沒沐浴冠櫛條然而逝周  
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  
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王自中字道甫溫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  
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  
且言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  
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三舒州  
懷寧簿嚴州分水令樞密使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  
將改秩爲籍田令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以諫疏罷  
自中本韓彥古客王藺旣薦之上大喜韓彥直彥質  
輩恐其爲彥古報仇力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  
習謂自中受彥古賂伏闕上書薦彥古爲相上遣人  
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信恒懼自中入臺將不利於  
王淮知彥直輩讚已行亟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  
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奏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  
卿可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非不知孤蹤忤王藺但  
不敢曠職蓋欲併中藺以媚淮上但喜繼周喜論事  
不知曲折如此通判郢州道除知光化軍改信州丁  
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得卿名於壽皇  
留爲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

軍命下而自中已病慶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  
家怒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  
國定國同從劉巨游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  
父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  
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為築室作室  
喻二蘇讀之敬歎原弱冠游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  
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  
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  
者為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上疏辨策問舉漢武帝  
事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

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履考專主熙寧元  
豐取畢漸為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  
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普州樂至令  
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  
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  
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來直諫六曰詳聽  
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以  
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  
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  
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

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字星出隆赦  
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  
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  
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魯入黨  
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  
庶薦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  
開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  
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殺以俟機會浚不悅  
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  
乞骸骨以歸卒方蘇軾之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為  
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轍之言至是而  
驗淳祐間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  
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  
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恂丹陵人也字信仲元豐  
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  
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  
不存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  
徽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  
入對論君子小人溷殺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

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  
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  
教為法天下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  
合擠之去主管玉局觀文之還故官兼脩國朝會要  
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勳卽初朝議遣  
童觀察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  
盟犯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祭陣足月者遷  
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  
為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  
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

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召  
進階下卽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以左司召權  
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  
終較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  
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監修國  
史著為令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不收  
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司  
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  
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訐  
者衆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蔽囚後有告勿

受宗室令應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不變其俗柰何以令應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詔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掖繫之俊愬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除給事中侍御史魏仁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卧家三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初

他路有巨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  
求脫大經卒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  
者十人上獨可大經召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  
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聳歎大經  
首陳士風培克媮惰誕慢浮虛四弊時理官間多若  
外大經奏非便乃作舍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  
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  
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  
司輸忠讜修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會理寃去苛斂  
寬民力上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侯薦士上曰此亦無

害昔揚得意爲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無廉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所論韓侯朕思之誠是也又論宦者董璉暴橫將命准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閹羅上口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鐫罷竄南康軍除侍御史上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遂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

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待嚴賊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旱詔求言大經極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關市苛征權酷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閱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別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濟欲願陛下踈斥儉腐抑絕倖門垂意人王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



下事必有能辨之者俄而地司郝政降充統制官殿  
帥補外盖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大經屢請  
祠上曰卿公庶必能爲朕牧民以徽猷閣學士知建  
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  
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  
孔戣壽逾八袞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降  
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  
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  
年八十九計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簡肅  
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

徙雲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  
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爲刑部郎徙度支以  
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  
屯建康舳舻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渚水灌溉漕司  
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  
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緒我水以  
灌以漑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  
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爲一體不得自爲同異  
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  
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以戶部侍郎召試吏部尚

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爲喜沈當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陞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沈謝即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沈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謚忠惠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售所賜銀鞍韉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莫濛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賊敗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

華賂計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察最可疑者留于獄出餘人爲耳目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黃州倖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旣至咸以寃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倖至庭詢竊發之由鬪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

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知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為慮濛力為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餽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徹為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陞辭上以城圯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闔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甃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

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奉政大夫

周宗字彥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宗幼警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為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憚行首命宗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宗為立約束

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  
除直秘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  
翕然未歸扶老携幼相屬于道宗計口給食行者犒  
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  
梁見宗謀輒稱難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宗亦感  
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加歎  
不已進直徽猷閣帥惟揚會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  
東復以宗薦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  
宗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  
以屬宗屢賜親札宗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

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  
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  
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詔獎諭賜金帶臨安  
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宗請疏浚  
工畢除秘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官以歸上念宗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  
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  
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  
長興縣男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

戴禮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考官定其級在二  
迨進御上擢爲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八省爲正  
字明年遷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  
左郎事王邸四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啟迪掖導  
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檜當國嗾不附已風言者媒孽其  
罪出倅筠州檜死召爲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  
字兼玉牒檢討官擢秘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  
工部侍郎俄兼吏部兼侍講郊祀畢侍從上慶成詩  
初章在秘省嘗議郊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  
正遷吏部御史論章使胥長買絹高宗愕然曰劉章

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提舉崇道觀舉朝嗟鬱起  
居郎王佐訟其冤亦坐絀起知信州未久復請祠孝

宗受禪念

舊學命知澧州爲諫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

秘閣修撰敷文閣待詔召提舉佑神觀兼侍讀遂拜  
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  
瑞志大略以爲非春秋法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  
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譖彥端曰陛下  
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彥端懼不  
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  
從容對曰聖主所爲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

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詔詢唐太宗所  
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章上疏諄復且言太宗問  
徵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載于茲願益加意  
將越商周紹唐虞矣太宗非難到也進權禮部尚書  
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  
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  
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歎久  
之親灑宸翰以賜俾安職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  
食祠祿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  
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臨退復  
謂曰卿歸侍為朕致此音心旋遣閤門祇候蘇曦至家  
宣問拜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匹四年上表告老  
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曰靖  
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  
泄禁中一語

沈作賓字賓王世為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  
州永平監治鑄堅緻又承詔造鳳翎刀稱上意連進  
兩資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為大理評  
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立憲遇僚吏剛嚴作賓從  
容裨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盜禁

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開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謀棄之罷去民請于朝借留不遂為立留賢碑除大理正親嫌改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初歷官至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閣因其任擢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繼升為卿尋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椿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初適足啓吏姦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主將望輕二郡守

節制不為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領本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否上于朝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又論紹興府和買事語在食貨志除兩浙轉運副史入對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為緡率四萬有奇丹雘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贖非所以安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除權工部侍郎斷兼戶部侍郎奏請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

復敕令所刪修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  
保伍法以言者罷歸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  
知寧國府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除戶部侍郎兼詳  
定敕令官奏湖北當儲粟湖南當增兵未幾除龍圖  
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  
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賜衣物  
又得強勇者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  
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永糧器械皆視官  
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帑帑井無謹尋命  
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

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  
言者繼及之復召為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  
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逋負梏吏姦閱三月即  
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權工部尚書會臨安闕知  
府事時相欲奏用作賓力辭除權戶部尚書以母憂  
解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乞申嚴詭  
戶部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  
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近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  
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縣之勝鄉砦宜  
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堂格又乞詔諸道監



司分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為廂軍  
在郡搏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  
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平隸本府除煥章閣學  
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  
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原竒邁危  
言摧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  
崇寧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  
重繩糾封駁之司張綱抑令慮恩大經劾韓侂斤董  
璉人人振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沈濛宗漳  
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史三百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中興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詵，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文死，鞠於母家。母死，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脩官，除監察御史。孝

宗踐阼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  
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  
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  
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廼命必大兼編  
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  
事上以蜀爲憂對曰蜀民久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  
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  
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爭之力上曰意卿止  
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索講和時舊禮必大條奏請  
正敵國之名金爲之屈曾覲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

之並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且奏曰陛  
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  
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爲人  
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爾必大入謝曰審爾則是臣  
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  
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  
祠去久之差之南劔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  
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爲一籍藏禁中備緩急  
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秘  
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

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紹興未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諭國書之意

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兼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卽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

上善其言爲革二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代  
民輸上嘉之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  
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  
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  
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  
敢具草上批王曦疾速譔入濟必大予宮觀日下出  
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  
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  
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  
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

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奏言  
太宗儲才爲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  
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  
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上日御毬場  
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  
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衡極之  
變乎正以讎恥未雪不欲自逸爾升兼侍讀改吏部  
侍郎除翰林學士又兩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  
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  
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

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乞歸弗許上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園丘合宮互舉之議被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覲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

遂以爲當然陛下虚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振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末

可輟卿也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  
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  
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  
鎮江五千同戍郭杲請移荆南軍萬二千永屯襄陽  
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  
人上諭以金既還上京且分諸子出鎮將若何必大  
言敵恟疑虛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惟邊將不  
可不精擇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宜撫使惟卿可  
他人不能也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  
帥悚激無敢容私初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

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  
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  
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薦舉或傳大石林牙將加  
兵於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必大皆  
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上曰卿真  
有先見之明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  
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  
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更請勘當  
必大曰此豈勘當時耶立蠲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  
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

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  
文書也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謂  
金背事殊不當畏敵曲徇止之賀正使至或請權易  
淡黃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爲縞素服就帷幄  
引見十五年思陵發引援熙陵呂端故事請行乃攝  
太傅爲山陵以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  
去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  
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  
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  
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

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  
札辛卯命留身議定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專以奉  
几筵侍東朝爲意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  
丞相壬子上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  
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  
盛典再見度趨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  
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問當  
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李燾  
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燾令帖麻改定旣而斥燾  
予郡必大求去何澹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選之澹



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克醴泉觀使  
判隆興府不赴復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大觀文  
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  
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卽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  
敬天曰崇險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  
傳致仕先是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遂陳自  
強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  
僞徒私植黨與詔降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  
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寔

爲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  
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  
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  
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  
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絕筆也一子綸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從效事太祖爲清  
遠軍節度使封鄂國公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授南恩  
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  
法劫盜賊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  
辟請鑊梓海上使戶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

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  
文而畧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  
邊不爲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  
並用孝宗嘉歎書劄中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陞  
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金  
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  
名節上益喜明日諭輔臣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  
職事官除軍器監簿歷官考功郎官太常謚葉義問  
恭簡正覆謚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僞及金  
犯邊督視寡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時論躋之擢

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顧見正謂  
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迺請于上兼太子左諭  
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  
之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張  
說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勢遊觀沉舟溺卒除知閣  
門事樞密副承旨正封還詞頭洪邦直除御史正言  
邦直爲邑人所訟不宜任風憲兼權吏部尚書言用  
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  
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  
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邑劾前帥賊六十萬有詔覈

責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顯謨閣待制提舉  
下隆萬壽官尋復職知贛州奏上供米不報及爲  
相一萬八千石知隆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四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  
八萬乾道初羌酋奴兒結越大渡河據安靜砦侵漢  
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略擒奴兒結以歸盡俘其  
黨羌平進敷文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  
化民歸裝僅書數簾人服其清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  
意拜右丞相一口奏事皇太子參決侍立上顧謂太  
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特  
立隨龍恩擢知閣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  
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詔正曰上以  
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  
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宜孝宗聞  
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  
器豪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  
用黃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  
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官牆外非便廼令蚤正元良之  
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家商。出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家久。立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並呂誨張方平兩奏節其要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洵洵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乞歸政不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立密行及吳世號為吳家軍胃為吳氏地使吳曦世

襲正力請留曦環衛遣張詔代挺後數歲曦入蜀稔變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親于詔除即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正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

壹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冊寶以正爲禮儀使攝太傅於是上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略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詰明對復不報卽出國門上

表請老未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旣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處及此他日必難處論旣違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卽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以正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寧宗卽位入謝復出憲聖命速宣押時汝愚亦以爲請上親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徒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入賀且請車駕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向

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狗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寔非頒爵之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經筵晚講賜坐正執奏以爲非上不懌侍御史黃度論馬大同罪正捷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入

字進入宣付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謂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祿黃量移南劍州再許自便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上章乞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光祿大夫致仕俄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月

堯年七十八贈太師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耻與  
妻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  
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正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  
爲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  
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  
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爲名言有詩文奏議  
外制二十卷行于世寶慶三年謚忠宣子恭丙端皆  
爲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爲  
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

行在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  
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  
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二責諫官以糾  
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  
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  
及兩稅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時秉政手詔  
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  
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卽條具大者以聞  
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晉臣以親年高求外補知漢  
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

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弊上謂輔臣  
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支郎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  
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  
奏熹不卽受印爲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  
歸重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濫恩  
惜名器爲重內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日上命條上軍政利害旣而  
朝重華官孝宗謂曰嗣君權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  
聞外庭亦無異詔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  
密院事上自南效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  
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爲先次及  
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慎密  
人無知者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  
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  
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若  
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史三百九十二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

勅修

趙汝愚 子崇憲

縣父善應字彥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  
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  
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  
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  
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

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克神也終其身不食免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已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餽饑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

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衰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閤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卽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

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累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

光宗受禪趨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一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卽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改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

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  
光宗及右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  
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  
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  
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  
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為徙義端  
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  
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忠賢不可以不黜上乃  
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  
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

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  
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  
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  
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  
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  
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閣  
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  
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相並  
出於是但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  
丞相傳孝宗意令宰相執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

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  
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闔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  
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  
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  
北內至日吳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  
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  
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王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  
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  
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  
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

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  
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  
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  
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  
無後艱而吳玘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  
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  
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  
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  
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  
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為去計汝

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  
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稔  
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  
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  
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  
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  
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  
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璠之議不  
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  
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所善內侍張  
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逡巡將退  
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  
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  
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  
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  
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  
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  
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  
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  
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

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  
政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使郭杲  
及步帥闔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  
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  
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群臣入王亦入汝  
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  
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  
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  
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  
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

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  
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  
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  
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  
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  
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  
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  
喻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  
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  
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

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  
哀須臾立伏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  
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  
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  
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  
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  
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  
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  
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  
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

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  
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  
謁故不見侂胄慙忿簽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  
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  
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言又約吏部  
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  
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  
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  
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  
獨斷人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



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  
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  
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爲中  
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  
下亦亟去此小人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  
侂胄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  
汝愚汝愚爲人踈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  
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慝  
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  
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

諭中司令薦爲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爲  
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黃裳羅  
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鏗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  
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  
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儉和附視正事如仇讎而  
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  
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  
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  
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  
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

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  
提舉洞睿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  
洵洵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  
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  
族之禍奉大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  
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  
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  
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  
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  
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

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  
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  
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  
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  
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  
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  
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  
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纔者以爲  
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  
欲殺之意迪功良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

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  
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鞏所窘暴薨天下  
聞而寃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  
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  
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  
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  
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  
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  
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  
衣布裘至爲相亦然汝愚旣沒黨禁寢解旋復資政

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冑誅盡復元官賜  
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  
進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  
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  
有子如此越三年後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  
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  
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  
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  
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旣死海內憤鬱崇憲聞

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  
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籍田令制曰爾  
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譏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  
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寃未悉昭  
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  
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  
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  
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  
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違寢如公論果謂誣讎乞昭  
示中外使先臣之譏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

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  
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寃蔡璉與  
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  
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  
行如章從之乃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  
徒以權 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  
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肆爲惡而謂之君  
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  
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  
愚太師封沂國公擢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

秘書郎辭弗許尋爲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  
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  
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  
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  
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媿安取容無  
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  
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  
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  
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險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  
上言之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于朝永

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  
茶引錢新舊累積爲緡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  
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徒崇  
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  
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修陂塘以  
廣溉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  
漕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  
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  
寢移爲它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  
之多寡爲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

其利害而更張之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  
遂直秘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  
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  
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崇憲請再加蠲減詔遍損有  
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瓊守非才激黎峒之變乃効去  
之改辟能者代其任蘿蔓峒者仍歲寇鈔為暴實民  
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金緡付小校使繫以來  
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  
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  
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

半之崇憲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迺於其地各  
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歛戍者以歸邕為邊要害地自  
狄青平儂智高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  
峒日疆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  
也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  
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  
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為宰輔  
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  
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

固無因而關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丕祚者寔係于茲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爲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寃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爲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一

何德因而... 卷之三十一

之也無... 卷之三十一

...

...

...

...

...

...

...

...

...



自惠文亦... 其美...

...



